





原件破损

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
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
法不至死於醜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
詳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畧采
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髀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爲其事必有其功今
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
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或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或敗而歸賊勢日
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
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
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
戚重望意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羣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鑒者治本而不治標六
鎮之叛起於官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
之利罔不推固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
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此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
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
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
且不知劉騰貪穢篡竊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
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旣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爲
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
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
於未沈微祭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

奈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陵贄亦庶乎無吝矣厥惟難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予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關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惣亡陳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龍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滲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詐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

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為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剥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純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眾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

章美矣而於人倫有失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而流涕泣固諫請免其罪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為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曹等克魏帝陽降城

以左自晉宋以來北

魏取燕元秦其

且拙者三采佳

死者蓋數一萬人夫

七萬五千口是上在

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也有常則則行有常途以劉

固曰孝而未有如梁武

是十年其於費不後論以堰而

能取壽陽雖不數十小城纔得

以數八而易其人其愚拙不亦

也邵陵三綸攝而加無親

魏帝之生六惟皇帝命可也

走思幸情義之施於弟者其篤

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

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

是哉爾八師動衆不得已而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
怨復讎管滄之兵而視人
君惟好則天下無敵矣
大於殺也若夫爭地報
讐亦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欲以北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
虛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置
相帥出降
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於
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
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爲善行况兼有之恢恢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平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
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
其泣渾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
善民而重尚刑法見其不服也
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心
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
之効不取革面而在於心
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

謂民曰。頑民。為人。一者。所以能然者。有明。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觀。景。伯。養。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曰。念出師。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屬。事。何。疑。寶。寅。反。不。離。淮。漢。之。北。同。間。亦。一。州。宜。梁。所。不。信。矣。以。義。始。以。利。

亦可以省己而修德矣。律氏。心。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而。感。羣。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一。行。一。婦。人。猶。能。爾。為。民。師。師。而。

不。實。一。日。覆。敗。內。不。自。安。魏。指。曰。大。王。齊。明。帝。一。天。下。所。空。力。為。宗。國。復。讎。似。也。則。宜。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刺。史。則。亦。本。心。雖。曰。不。利。人。於。作。事。受。戮。則。無。能。清。之。道。

此小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出寶寅受任。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念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猶。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蜂起。封疆自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變。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走。也。

魏之中葉。以明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惜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通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驕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自而舉之。以便省閔。為後戒云。元斤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而不聽。袁粲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修寺之

工。與太學築城關。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救勅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賚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立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大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斥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衆雖借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
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
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靈也孟子
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
也後世所謂反經者皆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
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
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
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
弟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
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
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
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
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
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
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
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
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
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
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
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詳之子
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
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
虛聲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
容豈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
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
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
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顥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
蕭督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也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己累也舍而絕之
故自父子妻子始非所難棄絕所不可絕則真心之舍也此
舍之說也釋雲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
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之者六年然後
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絕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去國
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為帝王享天
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
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而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
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即其行而樂其說既
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
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日擊神授
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豈曰為佛之

道者必... 雖所得不同... 極致歸於... 倫理以
之為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
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 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
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相怏怏不以萬乘為樂與城陽王徽
等謀誅之召温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
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
不動也謀頗泄榮疑之以為何能為敬宗乃詐言白子生榮
貪敬宗手刃之又赦爾朱世略帥榮部曲與爾朱光共奉
長廣王曄為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為先所執縶殺之
襄亂之朝宗室侯王為強臣所立未有符命終者也以節
閔帝陽藉八年... 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 此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 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
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冑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
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而亂僥幸非意朝戴黃屋晚
飲醜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 如此嗚呼悲夫使
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密出彼密已有不受也受而足
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
世杖鉞六年其良心爪牙之士眾矣雖為人... 忽去
之其易而其族黨涵恩為用者豈一... 所能收也是則為
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 確乎其不接為
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 仁... 一家三刺史皆殺所
引拔微齋金百斤馬五十... 利其射殺之送首於爾朱

北非夢徵謂已曰我有金三百斤馬百疋祖仁家兆即掩
掩祖仁如夢中之數夢之不足疑其為書也殺之

人死則夢散猶火焉盡則光滅之何為能見夢人爾宋
北未嘗意捕元微而意其為金與馬也又何為見徵於夢

耶元微以窮畏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
戮之民中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微嘗持大權享富貴

其用物也而此積多身唯兀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

一日而近耳然氣交鬼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
緩火一噓而滅彗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鄭嘗火數月乃滅

其類也

魏齊化民逐刺史爾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
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者對感而為口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

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

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

王天虎頭以激蕭衍曾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

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不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

應之邪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

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矣遠矣

詔有司後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

入贖傳言其藁有令史士六欲贖者聽

按律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

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

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亦密乃有罰錢之數皆

為殺刑也難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
焚也是則難重而扑輕獲以痛懲非以愧耻而已夫當准
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
志皆法不嚴而人為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
正刑其弊有不可言者且使士流與平伍同條豈刑不
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其後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
勸我除去卿輩以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心相屠

心為如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
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也志魏
忠臣况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付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時

云此地不利長子甚厭之可以中延乃為蠟燭及諸物埋於
墓側或諧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
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
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眾有心滅生滅并滅
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
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
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
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弊穢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
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
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
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搯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
軍朱昇不悅乘間白上云搯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搯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搯之為人未有
以愈於朱昇也特為上所寵任而昇已媚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發於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為帝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心
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為重望
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許魏方多難心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
帝室亦猶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冒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維密以代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監賓王正德自結於朱昇昇之昏失職故

王之

昭明孝子也一劫都陵之罪則略於不孝况朱昇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厚以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忍以猜忌非罪殄
戮尚姓則當力諫以止之其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況正德外叛復還敵而復爵其室治親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立為侯何謂去職而可土之昇得君專行政又
必無所憾而父之藩一益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逆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踈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為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

師必有以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弘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下陳未
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弑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既既聲榮反又討北逆則其由
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相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由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誠態憑彰彰於國門幽之乃北之覆轍也天淵矣榮以匡
匡靖亂為言而惡故宗之如獄訟勤庶政實既以弑述討
北而又憎節閔之節來高明然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草歡失一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一在八而聽之在我也一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果小事佛其慈旨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為佛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崇一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
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事無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為朗公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故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有心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煥裳涉波不思甚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則必不得已而况
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賞之身易一日之盛也故劉聰
專死後當為遼頃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守之也及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眾據冀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為
兗州刺史

弑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一也取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為戮
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弑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
綱為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
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使孝武乃千里自
送使為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
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
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
以孰當灾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纒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其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亦不
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
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為熒
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
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
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
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臣正之
績回思閭闔不在當日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
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封孫
則君臣如初其革息矣于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志亦矣自高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
持欲專制朝權耳魏主以四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曾不一言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
居宮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
高歡改立毒見未為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
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
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為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逼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
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一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
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
大計寬其期日割其先後二備其道途暴露飢餓盜賊之虞
立其坊里巷曲業三室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
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
年而後成以爾朱榮廢其不恤初欲遷移者樓見帝居之
感其息而止而高歡四三日河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
鄴其視人雖驅牛羊之五不至若是死也此四十餘萬
戶何嘗數百萬口六羣兒七病者八喪者九不得其所者多矣
伊尹曰予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摧而十之溝中賈

六通夷狄之家，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武帝與丞相表，以飲酒過配而相表立而為王，實是為一國之帝。

宇文泰高歡一呼之德，各有以言之。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廢社官司，皆在洛陽。武帝亦以乘輿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授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且至洛陽，不至此也。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使高歡廢也。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於矣。豈不賢於事奔逃，棄替之君，弑而又弑，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擇，志勲并勞，彼鄧閔而與安定，長廣二王，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救之，亦難困蹇在人，爪助之間。

而又觸情然欲斷，嗾強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哉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合于君之室，大夫合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蹇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天子舍于君之室，其體為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妄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咎，然與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孫子，爾朱之事，豈所以為訓乎？彼澄洋及緯，編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流，與泰大悅。

即拜緯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緯始制文按
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緯有行義治尚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緯知歷代興亡
故也字之泰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相云是國之政蓋
緯啓之也然情欲問天地造化之始緯應對如流而史失
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
不知緯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行始乎無所始
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
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
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蓋一所謂至德
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與國
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
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
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
以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
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為劫
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豈弟曰靖其曰配命能如
是者仰不愧俯不忤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

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為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即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旁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為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丹楊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弃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臨終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

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甘六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為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為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為玄

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云人之國至於天下
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
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遍談六經而誤者
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
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
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訾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
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也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
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
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出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
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以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
萬并鎧仗十八萬追至一川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拔怛農取諸城堡俘戰士八千
也而報之兵以忿與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
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旣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
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
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求命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
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
之使

宇文泰欲固圉而使人主廢賢后娶美女一舉而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而寶炬之爲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賴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殺之蠕蠕之女尋亦自斃而柔然且墜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隣爲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泰謀臣獨憤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脫有畫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也不難矣僥倖趨利事

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黑黷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麀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噉諱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用武至是旣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勸農之政不施初聞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左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耦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四三年足食

足兵富強孰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為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邛山泰軍大敗虜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槊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惑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恠乎暹之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

之何恠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為槊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為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摠偏師為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眾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為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不忤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字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修為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眾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却山之戰宇文為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

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為國相爵異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為無妻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為之壻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裒削惟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桀黠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為百司奏事但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為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其刺史暴

橫其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
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皆資崔借卿去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具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
委之人去何可得古人去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爲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蕞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曰
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答塞臣下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

自帝誠聽納而臣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
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
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
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享養賢乃人主所當爲又何以蔬
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爲良
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
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
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
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
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
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具而食勤亦至矣
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

人理鬢須整衿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
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
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
舉侯景為忠誠呼鹿為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
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
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
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
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
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
廣為法宣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古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生

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中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
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
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
寺至千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
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
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
說佛家者流以况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
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
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未嘗以相隨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大止之孟
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

為障也此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給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珍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蟲蠱為任起敬起孝熒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豈熒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寔懲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

奪其監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為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日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朱异又從君之昏以誦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為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持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為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豎子自為姦逆而偽朝幸災志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為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為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害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咎用師大貶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疥其時雖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必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初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勲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勲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傅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臣議朱异以和為便傅歧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備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老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傑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舡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恟懼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嗟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常蔬食圍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
甚備。澤梁之入罟羅之設。則以時麋。如胎夭。覆巢射宿。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為之度數。貪于飲食
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珍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為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為烹割。炮
燔。熬煎。捶酪。醢脯。鱠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為裁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鼈咸
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為教。謂大
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眾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及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為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為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始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為之說

以自解焉則亦未如之何矣

上憂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肯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曰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矣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伴守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倍矣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園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母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曾劉謀姚佛念之不如何反悲耶

東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勞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尊寵之
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
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賊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
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
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